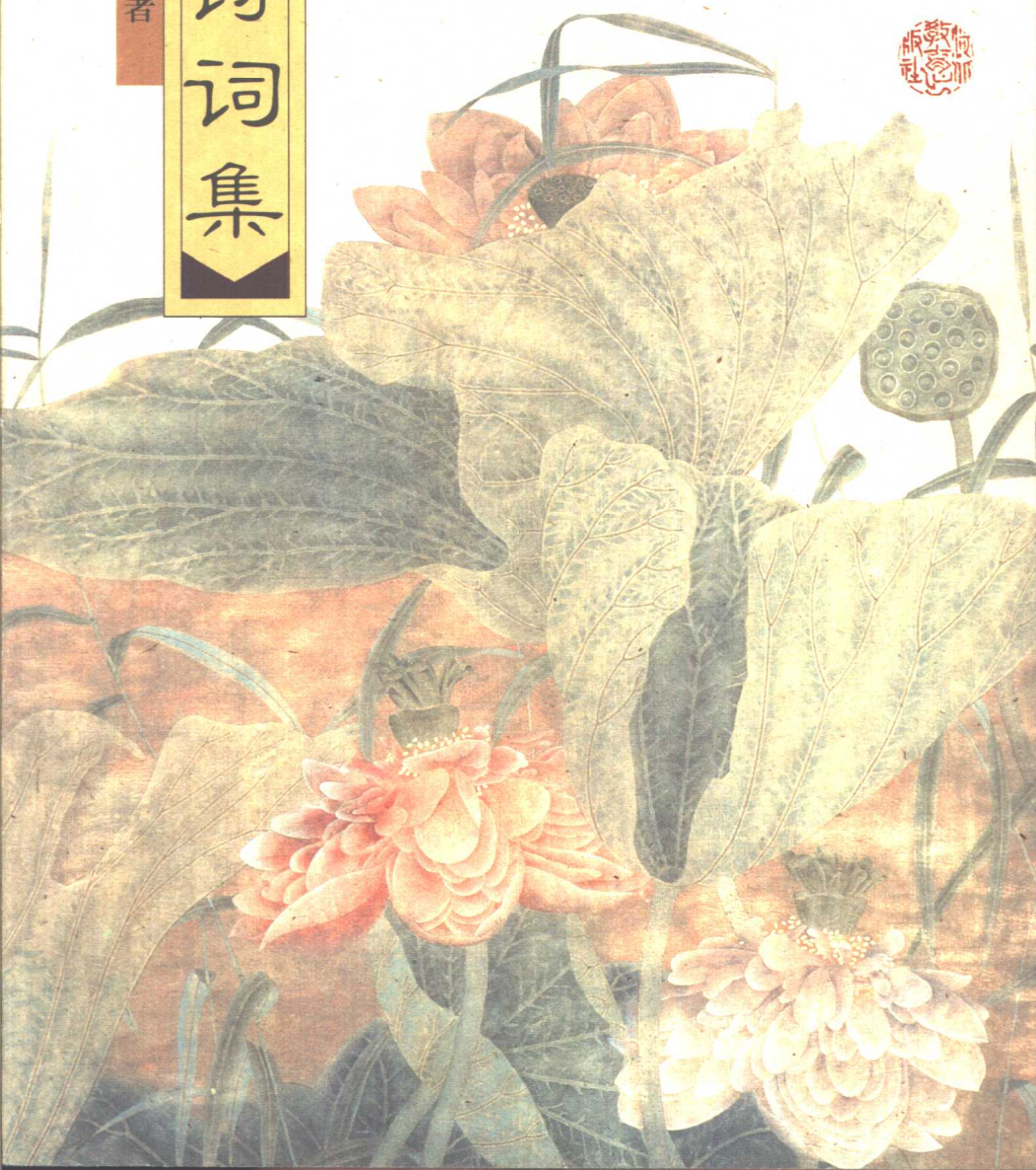


唐音阁诗词集

霍松林◎著



唐音阁诗词集

霍松林◎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唐音閣詩詞集序

秦隴之間仰稟東井是為良鄉天水平涼慶陽諸郡崛起之
山神禹導漾所自麥積崆峒仙人厓雄奇峭異與岱嵩埒士生
厥壤傀偉倣儻秀茂挺逸然僻處寫遠不事表襮與中原及兄
方聲氣睽阻而當朱明之世李夢陽以雄傑之才主盟壇坫清之仲
世詩人吳鎮即為小倉所心折至於叔李尚有以詩歌高視一方如任
其昌任承允諸家而孤芳祇以自賞音響寥寂采風者憾焉迨輪
軌棣通自西徂東行卷縹囊一郵傳可負之而趨懷才之倫遐窮
亥步負笈於吳楚間有之矣吾友霍君松林其人也松林之

為人能文能書能倚聲能研說部能雕文心而尤長於詩承其
昌先生再傳衣鉢實大聲宏自其少年攻讀於中央大學時胡小
石柳翼謀盧冀野羅根澤諸先生各以一專雄長槃敦松林俱
承其教而受其益而於詩尤得髓於汪方湖於詞則傳法乳於
陳匪石師弟鏌礪恬吟密咏情深而文明志和而音雅乃若不類
秦隴間魁壘尚氣之士所為者余嘗歎百年以來禹域吟壇大都
不越閩贛二宗之樊力蘄咳唾與之相肖金陵一隅尤為贛派詩
流所萃松林獨取其長而不為所囿憂時感事巨構長篇層現
疊出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為豪傑之士也至松林為詞

出入清真白石間映麗多姿一掃曠悍之習一如其詩之卓絕抑
久習吳風與接為構乃能揉其拗怒而稍殊其隴右之音心歟
仍歲以來松林都講長安大序長安固李唐詩人掉鞅之地
也至宋而少衰終南宋之氣鬱久而後洩松林乃及其時
而出焉其詩之雄偉壯濶自關戶牖啟來軫以新途將毋收
功實者終在於西北乎吾於松林覘之矣余識松林也晚比
歲文會頻參探討之時遂多於松林之人之詩之詞乃深有
所解會今松林以其唐音閣詩詞稿相示詔為引喙余挾
其金帙泛舟於五湖烟水之間倚棹朗吟秋菊春蘭對之

11/11/2012

隱若一敵國矣

歲在強圉單閼律中黃鍾八十一叟錢仲聯序於吳趨



注：「隱若一敵國」，見『后汉书』卷四八「吳漢傳」。李賢注云：「隱，威重之貌，言其威重若敵國。」

刘君惠先生序

一九八九年冬，霍松林教授以《唐音阁吟稿》相贻。唐音阁者，千帆为松林所题之斋名，以示松林诗之蕲向也。松林游嵩山少林寺有『巨钟重铸振唐音』之句，尤昭昭然自明本志矣。松林之标举唐音，在《吟稿》中累累申其旨趣：『须抒虎虎英雄气，要鼓泱泱大国风』，此松林所以颂唐音也；『论文今始窥三昧，管晏经纶稷契心』，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；『翡翠兰苕虽可爱，还须碧海掣鲸人』，此松林之审美观，亦其诗境也；『立志仍须追稷契，传薪岂必效黄陈』，此松林对诗歌发展史之卓识也。举此数端，可以概见唐音阁诗学之指归矣。

近百年来，中华诗坛为闽赣二宗所风靡。松林游金陵久；金陵者，赣宗诗风之所萃也。而松林之诗，雄奇骏发，能出闽赣窠臼外。无盘空硬语，无缁幽凿险语。『传薪岂必效黄陈』，盖灼然见苦吟之无益，且与时代精神不侔也。松林之诗，劲健而充实，坦荡而不矜持，大气磅礴而控纵自如，情与景融而理趣盎然，善出新意，自成一家，韩昌黎所谓能自树立、不因循者。

松林之词，大声铿锵，小声铿锵，富豪情奇气，而以疏宕出之。调高而思深，言近而旨远，

有一唱三叹之音矣。陈廷焯论近代词人：『豪放则嫌其粗，婉约则病其纤。』松林之词，不莽不纤，自饶逸致，赋手文心，为倚声家开一境，亦如其诗之能自树立、不因循者。

一九四八年，予长重庆南林学院。越一年，辞归成都。一九四九年秋，松林与陈匪石先生继主南林讲席，未获一面也。一九八七年中华诗词学会于北京成立时始晤松林，握手欣愉，叹相见之晚也。读《唐音阁吟稿》，见松林之游踪多与予同，松林之交友多与予同。旧游历历，如温昔梦，不谓已如隔世事也。松林壮心未已，犹欲为中华诗歌开创新风。矍铄哉！是翁也。吾将十驾以相从矣。

庚午孟春七十八叟刘君惠序于成都

程千帆先生序

庚午仲春，卧疴小斋，适同门友霍松林以所撰『唐音阁吟稿』见寄。余虽数读松林诗，而今乃见其全，颇恨夙昔相知之未尽，因作笺称之。君复书以为溢美，且戏曰：『吾固乐闻。屈子不云乎：高余冠之岌岌兮，亦余心之所善也。诚如是，子盍为我序之？』余大笑，因忆数十年前，彭泽汪方湖先生以诗律教授南雍，及门者以千百数。松林与余实从之游，虽年次有后先，而刻意竞病，盖未始有别。先生深通流略之学，转以其法治诗，故于历祀作家，莫不尚论其流派，剖析其同异，而于文心之曲折、风格之迁变，尤三致意焉。诸生既信受师说，粗解吟咏，每出其稿以求海迪。先生则博隆雅教，总领众流，各依其才性之所宜，授以则效前贤之道，初不欲其类己。故门下诸子渊源虽一，致力乃殊其方，宋雅唐风，皆斐然卓然有以自树立。松林之为诗，兼备古今之体，才雄而格峻，绪密而思清，至其得意处，即事长吟，发扬蹈厉，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

之工拙。或者遂以为与先师异趣，不知此正其善体先生之意，善承先生之教也。余以心脏病废学有年，何敢妄论松林之诗，今独取其不学即所以学先师之微旨，发明数语，庶几世之读君诗者，亦知方湖家法固如是云。

庚午年四月初吉，学弟程千帆谨序

成应求先生序

盖闻成纪桥山，人文肇始；关中岐下，王气所钟。唯其郅治之隆，丕显弦歌之盛。康衢击壤之谣，七月凿冰之什，载在简编，播之笙诗，尚已！汉唐而下，代有闻人。若夫长庚入梦，解贺监之金龟；西江湔肠，助王生之妙墨。莱公勋业，动杏花斜日之思；一曲清操，懔麦秀黍离之痛。信乎地灵人杰，蔚关陇之雄风；玉振金声，见炎黄之正道。振古如兹，于今维炽。

松林教授先生，嫖姚华胄，词赋名家；承显学于南雍，张高标于北地。中丁浩劫，弥坚松柏之操；晚际明时，丕展鲲鹏之志。膺博导之冰衔，擅人师之重望。汪洋千顷，黄叔度之风仪；奖掖多方，郭林宗之藻鉴。化行多士，悬绛帐于名都；业有专精，炳青箱之世泽。芸香溢于鸿案，淳南征述作之勤；超宗殊有凤毛，海外续弦歌之雅。

而先生琴书之暇，寄意微吟，岁月如流，遂成巨帙。综观全集，信无愧于青春作赋，早著锋芒；白首行吟，更征识力。卢沟战火之歌，沪渎壮士之颂；极执殳报国之忧；显投笔从戎之志。金陵城之血债，实深九世之仇；花园口之横流，岂只千村之哭。凡此虽云少作，已兆清才。

已而负笈秦州，辘笈吟社。既请益于乡贤，复扬葩于风铎。吟怀弥健，好句疑仙。若夫踵寒山拾得之风，别寄情于禅趣；介坡老放翁之寿，更尚友于古贤。诵葩什而兴怀，俯玉泉而忆旧，井然章法，显见师承。譬诸美玉精金，或有俟乎大匠；然而裁云剪月，殆无愧于良工。

及其恣书剑之清游，得江山之力助。翔步上庠，希踪达道。承诗法于方湖而不囿于江西之垒；求倚声于匪石而取径于北宋之清。每每一篇出手，享誉青溪；百尺竿头，蜚声白下。紫金山登高之什，得昌黎之奥衍而兼其清新；玉烛新思归之吟，有耆卿之明快而益以厚重。游仙十首，取冬郎之绮丽而出诸真挚之情；海桑长诗，类元白之铺陈而参以排奁之势。信所谓多师为师、不似而似者也。

迨乎晚岁，蔗境弥甘，豪情不减。虽则黄杨厄闰，曾经世味之千尝；然而赤手骑鲸，聿证诗家之三昧。诸如嬴政屠王，才人临宇，见史笔之森严；鸾凰枳棘，奴仆旌旄，浇书生之磊块。石林记景光之妙，茂陵知感慨之深。赴泰书感之什，于淡远处见深沉；寄李记趣之篇，于诙谐中寓奇崛。是皆以赤子之心，运白描之笔，状难言之景，写不尽之情。唐音之旨，胥在是已！司空表圣有言：『情之所至，妙不自寻，遇之自天，泠然希音。』先生诗作，所好者道，进乎技矣。

应求湖湘末学，坎壈馀生。结习难忘，时亲楮墨。喜读新篇，敢矜同调。用遵雅嘱，遥献芜辞。是为序。

张济川先生序

余与松林尊兄締交有年矣，虽天各一方，然燕京粵桂川汉盛会，亦常把晤言欢。而最令人萦怀者：盖往年应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之约，作深圳、清远、惠州、罗浮之游，时余携新加坡国立大校外系诗班诸生暨新声诗社弟子多人同行。珠海途中，女弟子姚少华因慕霍翁道德文章，娓娓清谈请益。而兄窥知其意，乃囑其携来妙句索对，姚女往返传笺，虽一时游戏文字，而益增友谊。今姚女辞世数载，而兄与我健在，宁无感焉！一九九六年马来西亚怡保山城诗社拟主办第六届全球汉诗研讨大会，呈余核准，乃由星马寄发请柬，名家云集；松林兄固一代宗师，且与余交厚，料其必天马行空，欣然莅会。然会期已届，未闻好音。会后忽接华函，始知请柬误投他处，被扣多日。余深感不安，因请兄来星讲学畅叙，而兄复有东瀛之游，未能应邀，相聚复何日也！

今岁初秋，闻大著《唐音阁诗词集》增订重版，为之大喜。『唐音阁』斋名，乃程千帆先生题赠霍兄者，盖以其盛唐音韵词章之美复见于今日也。唐音阁诗词初集，仲联、千帆、迺冬、渊雷诸名公皆倾心赞誉，余昔曾获赠一册，读之亦豁然开朗，爱不忍释。盖霍兄为人方正，固恂恂

儒者，初不知其笔下风云、胸中丘壑，若此其雄奇壮阔、幽邃透逸也！况交游既广，阅历亦丰、赤子之心更跃然纸上。其诗其词，不特声情并茂，抑且熔铸万象、牢笼百态，减少陵之诗史、时代之强音也。

吾中华屡受列强侵略，执柄者又多祸国殃民，每一忆及，悲愤不已。今者贤能主政，大展鸿图，上下协力，百废俱兴。香港回归，澳门踵至，国家民族，已跻身于世界富强之林。洵宜抒健笔，谱华章，鼓浩然之正气，振大汉之天声；中华诗词，必将随中华民族之振兴而再创辉煌。霍兄其勉乎哉！是为序。

戊寅中秋张济川序于新加坡全球汉诗总会

师友题咏（以时间先后为序）

喜读松林诗

一九四七年秋南京

陈颂洛

西球何必逊东琳，太学诸生孰善吟？二十解为韩杜体，美才今见霍松林。

满庭芳

怀松林羊城

一九四九年秋重庆

羊春秋

陈匪石

笼柳堤烟，过墙淮月，寄情今古悠悠。径开三益，松菊几番秋。琴趣无弦有会，新声播、山晚青留。烟波外、连绵不断，天北是神州。云浮。游子意，秦关万里，终日凝眸。溯书光藜杖，机影灯篝。无恙春晖寸草，归期阻、清渭东流。桄榔下、鹤枝偶托，重赋仲宣楼。

原注：「君曾手录拙稿，所造亦日进千里，故以山村、蛻岩为比。」按宋末词人仇远号山村，著有《金渊集》六卷、《无弦琴谱》二卷。其门人张翥字仲举，学者称蛻岩先生，著有《蛻岩集》五卷、《退岩词》二卷。其著名词篇《多丽》，以「晚山青」开头。

题松林仁弟花溪吟稿

一九五〇年春重庆

陈匪石

天水儒家承世业，方湖诗教有传人。为云我竟逢东野，寂寞溪头点勘春。

同刘持生访霍松林西安讲舍

一九六四年夏 彭铎

鸡黍成前约（元遗山句），吟朋得近招。依然曲江路，高树自亭苕。坐胜公荣饮，谈深主客嘲。诗坛今选将，应拜汉嫖姚。

题松林老兄《唐音阁诗抄》

一九八二年春

陈迺冬

一阁连天水，唐音继汉讴。南东多绮丽，西北自高遒。盟会执牛耳，群贤仰马头。归来霍去病，不愧冠军侯。

题松林诗老《唐音阁吟稿》二首

一九八二年春

苏仲翔

文病江南弱，才真北地雄。诗骚千载后，吾子启新风。远涉奚囊富。偕游我愿同。何当书万本，不胫走寰中。在昔金陵盛。南雍讲席通。胡卢腾雅谑，酬唱诱深衷。

论道于髯美，填词仲子工。平生知遇感，此意足磨砢。

题《唐音阁吟稿》两截寄松林兄

一九八二年春

朱金城

白下诗风天水传，雄才崛起霍家川。唐音千首初吟罢，如睹香山长庆编。
伉俪唱和到鬓丝，神仙眷属神仙诗。难得锦绣元相句，中附柔之珠玉词。

读《松林词》怀松林教授

一九八二年秋

羊春秋

珠玉随风散九州，新词一卷胜封侯。已惊腕底波澜阔，更喜胸中岩壑幽。
贾祸每因诗作祟，感时常借酒浇愁。羊城别后君知否？赢得相思两鬓秋。

读霍公游赤壁登泰山诸作感赋两绝

一九八二年秋

林从龙

拍岸惊涛万古雄，词林又谱大江东。秋霜莫更侵斑鬓，重领风骚仗此翁。
岱岳参天气象雄，沧溟无际水云浑。江山正待纵横笔，莫道桑榆是晚晴。